

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研究”子课题

教育学科体系 的结构研究

毛祖桓/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子课题之一

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

毛祖桓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利群

封面设计：赵秀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毛祖桓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6

ISBN 7-81056-293-2

I . 教… II . 毛… III . 教育科学-结构体系-研究 IV . 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929 号

书 名：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

出 版 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国际互联网地址：<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 (E-mail)：nckpm@public.bta.net.cn

电 话：68472815 68932751 传 真：68932447

印 刷 者：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 115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293-2/G · 53

印 数：1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世纪之交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在这重大的历史时刻，凡是关心教育理论、教育科学的人，都会特别关注教育科学已经走过的路特别是从上个世纪之交以来这 100 年间所走过的路，同时也会特别关注 21 世纪教育科学的发展前景。

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般都会萌生反思意识，研究主体（一开始是一人或少数几人逐渐扩展到科学共同体）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原有学科的性质与范围、结构与分类、动力与趋势等问题，而学科反思在推动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起着不可缺少的重大的作用。教育科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十几年来，以教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教育学（meta—pedagogy）研究在我国蓬勃开展。元教育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对中国现行教育学（教材）体系的分析与批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关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教育学理论的性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育学学科的称谓，教育学学科群的构建，教育学学科的分类及其标准，教育学的中国化，西方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中国教育学的历史发展，等等。本课题着重研究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教育学科体系

的建设与发展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也是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不仅是元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际、国内学术界所瞩目的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本书不是以传统的教育学也不是以某一分支教育学科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教育学科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力图揭示教育学科体系自身的一些特点与发展趋势，从而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些助益。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 廓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诸如教育学、教育科学、教育学科体系、教育科学体系等；2) 对教育学科体系的范围作了比较研究；3) 介绍了教育学科体系现有分支学科的历史发生族谱；4) 探讨了教育学科体系的层次结构及其分类原则；5) 探讨了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教育理论界对元教育理论研究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情，这既是元理论学科蓬勃发展的影响所致（参见附录一），也是教育理论界反思精神的高扬。从客观上来讲，这也是教育科学更为成熟、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一种标志。在科学领域，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学的研究，往往会导致新的重大发现。门捷列夫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便是从分类研究开始的。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着重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新的规律，发现新的结构，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这种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也是同样重要的。

当然，和自然科学相比，教育科学不管是从其总体发展水平还是从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水平来看，都还不够成熟。本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也存在许多争论，对于这些争论，本书采取的态度是，一方面客观介绍各种不同观点，一方面则在

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限于作者的水平，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不揣浅陋，奉献给学术界，其目的仍在于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	(1)
一、教育学开始走上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尚未 获得“教育学”的称谓	(2)
二、教育学有了正式的学科称谓并以大一统的 形式出现	(4)
三、教育学在称谓上逐渐用 education 一词 代替了 pedagogy 一词	(5)
四、用单数的“教育科学”来指称教育学	(6)
五、从单数的“教育科学”变为复数的 “教育科学”	(7)
六、新的争论	(9)
第二章 教育科学的范围	(10)
一、对教育学或教育科学性质的看法仍然存在 严重分歧，致使对教育学科范围的探讨 缺乏共同前提	(10)
二、教育科学中存在着许多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 其学科属性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从而造成了 教育科学体系范围的不确定性	(13)

三、在确定一门分支学科是否有资格划入教育科学 学科体系时，要不要考虑其成熟度，对此 是有争论的	(14)
四、教育学科体系范围的确定目前还没有统一 的国际标准	(17)
第三章 对教育学科体系谱系发生的考察	(19)
一、教育学科体系的谱系	(19)
二、对谱系表的分析	(29)
第四章 学科分类的历史进程	(33)
一、学科结构的朦胧意识时期	(33)
二、学科结构的自觉认识时期	(35)
三、学科结构的整体把握时期	(39)
四、学科结构的系统综合研究时期	(40)
第五章 教育学科体系的分类研究	(45)
一、“两分法”流行的时代	(45)
二、教育学科体系分类方法的多样化	(51)
三、关于教育学科体系分类框架的新思考	(67)
第六章 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探索	(79)
一、以教育科学活动的总体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还应大力发展	(80)
二、以教育科学活动中形而上问题为研究对象的 学科群亟待建立	(84)
三、教育研究在时、空观上面临新的突破	(89)
四、技术类学科的发展	(96)
五、以宏观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 的学科群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101)
六、综合设计类学科群学科建设正方兴未艾	(115)
七、以中观教育实践活动为对象的学科群蓬勃发展 ...	(117)

八、以微观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生理、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建设亟待重视	(121)
附录一：元理论学科的发展	(124)
附录二：关于建立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128)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29)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31)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	(132)
四、学派的对立和统一	(134)
五、教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137)
六、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138)
后记	(140)

第一章 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

首先需要搞清的概念是，什么是“教育学科体系”？

根据辞海的解释，“学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教育学等；二是指教学的科目。本书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学科”一词。同样根据辞海的解释，“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按照这样的理解，“教育学科体系”一词，指的是在一级学科教育学的名义下，由教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构成的整体。如果从一级学科的含义上来分析，“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这两个术语应当是可以互换的，我们说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就是说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说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就是说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正如同物理学与物理科学、生物学与生物科学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意思一样。有的调查报告这样界定教育学学科和教育科学，认为教育学不是只代表一门学科，而是代表拥有几十门分支学科的庞大学科群，它是教育学学科群的总称。教育科学则是教育学学科群

的泛称。^①顺便提及的是，有人用的“教育科学体系”一词^②与“教育学科体系”应是同义语，“教育学科体系”实际上是“教育科学学科体系”的简称。也有人在近似于“各类教育学科和各门教育学科所构成的教育学科群”的意义上使用“教育学科体系”这一术语。^③有的工具书用的是更简捷的说法即“教育学体系”。此术语有两种含义，第一义是指“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指教育学所属各分支学科的总和”，第二义通常指的是“（普通）教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④可见学术界对“教育学科体系”这一术语的理解在精神实质上并无差异。

但是，从教育科学的发展史来看，“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这两个术语又是有所区别也应当有所区别的。从产生的时间早晚来看，“教育学”在前，“教育科学”在后。从内涵来看，“教育学”所指范围较窄，“教育科学”所指范围较宽。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的演化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教育学开始走上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尚未获得“教育学”的称谓

在古代一般说来教育思想是混同于学者的哲学著作和其它著作之中的，如中国儒家孔子的《论语》与思孟学派的《孟子》、

① 参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一）》，《教育研究》，1995年第9期。

② 参见马骥雄：《外国教育史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③ 侯怀银：《我国新时期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研究》1998年第12期。

④ 参见《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一卷，第82页，《教育学体系》辞条。

《大学》和《中庸》，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虽然也有不多的几本教育专著流传下来，如我国战国后期乐正克所著的《学记》和古罗马著名教育家昆体良于公元 96 年所著的《雄辩术原理》，但教育学最终脱离哲学的母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近代的事。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针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根据人类理性能力进行学科分类的原则，^①他在逻辑学的名目下专设了一个子项目——讲授同传授的艺术，从讨论的内容来看，其实同逻辑学并无关系，而应属于今日的教育学、教学法的学科范围。^②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 1632 年发表了《大教学论》。书名虽然不叫教育学，但从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实际上标志着教育学从此走上了学科独立的发展道路，使培根不久前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夸美纽斯的伟大贡献，正在于他以自己毕生的丰富的教育经验为基础，综合了 15—17 世纪教育学上各种理论的探讨，以适应自然的思想为主线，把《大教学论》的全部教育概念范畴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教育学第一次以一种有结构的独立形态从哲学框架、伦理学框架、政治学框架中分离了出来，“第一次获得了严格而彻底的教育体系。”^③

^① 培根学科分类的原则主要体现在（《论学术的进展》（1605 年），《智慧之球的描述》，《论学术的价值和发展》（1623 年）等论文中。

^② 余丽娟著：《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2 页。)

^③ [苏]阿·阿·克腊斯诺夫斯基：《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教育学说》，杨岂深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 页。

二、教育学有了正式的学科称谓并以大一统的形式出现

教育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第一次成为大学的一门正式学科，是在康德的努力下完成的。1770年康德担任了德国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授，一直执教到1796年退休时为止。1776至1777学年以及1786至1787学年期间，他共讲授教育学课程4次，每次讲一个学期，每周两小时。他晚年将他的教育学讲义交给他的学生林克整理，1803年林克将整理好的讲义以《论教育》一名发表。

德国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是继康德开设教育学讲座之后，在大学系统讲授教育学这门学科的人。1806年，他发表了《普通教育学》一书。他认真探讨了教育学的方法论基础应是什么，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应如何建立，教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他与夸美纽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在神学的基础上而是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教育的目的论，不是在模仿自然的法则上而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教育的方法论，从而超越了夸美纽斯。他还为教育学确定了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这就是教学论、德育论与学校管理论，并被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尊为“科学教育学之父”。

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对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以及我国流行的教育学理论体系都有很大影响。1948年出版的凯洛夫的教育学体系由三大板块组成，即：教育学总论，教学理论，教育理论。1956年的版本作了一些调整，只分章，不分篇。我国流行的教育学体系则一般由四大板块组成，即：教育学的一般原理，教学论，教育论，学校管理。客观上造成的后果是，前苏联及我

国的教育理论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企图在“教育学”的称谓下，用一本书、一套僵化的“大一统”理论体系来包打天下，这样就人为地限制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三、教育学在称谓上逐渐用 education 一词代替了 pedagogy 一词

教育学 (pedagogy) 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教仆 (pedagogue) 一词，教仆通常是指负责照顾男童的生活，并陪伴其上学读书的奴仆。尽管在康德、赫尔巴特这些学者的努力下，教育学终于成为了大学一门正式的学科，但长期以来“教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教育过程，对实践的影响主要在小学。“教育学”主要被看作是师范院校的一门科目，是为普及初等教育而培养师资的任务服务的。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人们已逐渐意识到教育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小学的狭窄范围。在一些学院或大学里开始设立教育学系 (department of pedagogy) 或教育学院 (school of pedagogy)，不仅开设了教育学方面的课程，而且还授予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设立了教育学教授的职位。但是“教育学”这门学科由于它先天存在的一些弱点，很快就导致了专家们对其在大学中学术地位的批评。为了争取学术上的平等地位，提高教育学的科学性，在美国出现了用 education 一词代替 pedagogy 的倾向，并用 education 作为系科和教授职位的名称。pedagogy 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弃而不用了。^①使用新的称谓标志着产生了两个积极的变化：一是研究

^① 参见 [美] 亨德森：《教育学》，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范围的扩大，education 的研究范围从传统的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扩充到社会的所有教育功能和教育机构，教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把教育过程和教育机构与社会制度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发展联系了起来。二是教育研究方法的进步，education 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吸收心理学、哲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从传统的思辨性研究开始转向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研究，如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验和统计等。^①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教育学”称谓的变化在英语国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在德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中，“教育学”仍在用 pedagogy 一词（德语为 padagogik，法语为 pedagogie），尽管人们对这一词用法上的含混不清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即使在英语国家，education 一词也远未消除词义上的种种混乱现象，因为它既可以表示一种活动，又可以表示一门学科，如果用它来表征关于教育的知识仍会带来不少麻烦。

四、用单数的“教育科学”来指称教育学

19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德国开始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即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辨方法受到了很大冲击。一些学者敏锐地用新的眼光去看教育学，纷纷主张用“教育科学”一词来取代传统的“教育学”一词。最早使用“教育科学”一词的学者很可能是马克—安托万·朱利安。^②

^① 参见 [美] 亨德森：《教育学》，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第 297 页。

^② [法] 加斯东·米亚拉雷、让·维亚尔 主编：《世界教育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6 页。

按照美国教育史学家 J. 鲍恩的看法，福禄倍尔也是最早使用“教育科学”一词的学者之一，在他 1826 年出版的《人与教育》一书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术语。1875—1876 年，威尔曼 (O. Willmann) 在巴拉格大学主讲教育学时，首先宣称要建立教育科学。不久，“教育科学”、“科学教育学”等术语就纷纷见诸于一批学者出版著作的书名之中。如 L. 塞弗里埃的《略论教育科学》，苏格兰教育学家 A. 贝恩 1879 年出版的《教育科学》，J. 迪莫尔和 T. 琼克尔的《教育科学》，以及 M. 蒙台梭利的《科学教育学》等等。但是这些学者对教育科学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各自企图在不同的学科和方法论基础上来建立教育科学。有人主张教育科学就是社会学，如涂尔干。有人认为“科学教育学”乃是一种“应用心理学”，如费里埃。有人注重生物学和心理学，如贝恩，还有迪莫尔和琼克。有人认为应求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如 A. 比内。但是他们在以下两点上则是一致的：第一，他们都主张只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教育科学；第二，在他们的心目中教育科学是单数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既然没有一门学科可以独占统治地位，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都有可能成为教育科学的理论基础，甚至所有有助于阐明教育过程的有关学科也有权利包括在内，那么坚持单数的“教育科学”这样一种设想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五、从单数的“教育科学”变为复数的“教育科学”

复数的“教育科学” (educational sciences) 这一术语从问世到被人们普遍接受大致经历了有 40 年之久。1921 年，心理学家 E. 克拉伯雷德明确地提出了复数的“教育科学”概念，但是其家

族成员远没有后来那样广泛，只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待复数教育科学概念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①但进入60年代后，已出现了普遍接受复数的“教育科学”一词的全球性演变。^② *educational sciences* 的含义及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实际上这一术语成了所有有关教育的学科的总称，此外，还指在研究教育现象时使用的所有客观研究方法，所有的教育研究机构以及指大学授予的某些学位及有关研究的地位。

从单数的教育科学变成复数的教育科学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表明人们已经开始用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来看待教育研究了，尽管人们对教育科学是否具有总体性和多学科性仍抱有怀疑态度。单数的教育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比较简单，比较理想化，所谓“科学”就是指经验科学，所谓“教育科学”就是要将教育学变成经验科学。而复数的教育科学对“科学”以及“教育科学”的看法比前者都要宽泛得多，或者说宽容得多。比如说，哲学及思辨的研究能否应用于教育研究呢？前者是坚决反对的，而后者则是允许的。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后者都将其纳入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中。我国在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已经将“教育科学”词条收入其中，认为“教育科学是研究教育规律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这一解释和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一致的。

^① 参见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

^② [法]加斯东·米亚拉雷、让·维亚尔主编：《世界教育史》，第498页。